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後集卷六

明 邵寶 撰

碣石表

記一首
銘一首

侯歸銘

一首

塔銘

一首

墓碣銘

二首

李府君碣

正德丙寅予自江西提學按察兩浙前蘭溪教諭武緣
李璧以父憂服闋復除仁和持東山公手書見予里第
予進與坐語璧起再拜泣出所為父誌銘以墓表請予
感而諾之今八年矣至是璧同考應天還道錫山乃申

請焉時予得請侍養有疾初愈例謝文字獨念璧敏而好古常病鄉射儀節未備又以詩有燕饗通用之樂而無其聲譜爰自考定皆成書可誦此非俗學之士所肯為者卓哉乎璧之志也有子如此而可不知其父哉乃為叙論俾歸篆於碣其文曰府君諱芳字廷澤姓李氏世為廣西南寧武緣人曾祖回住祖慶祥父貴榮皆不仕貴榮有士行晦跡民間邑令祁陽竇道源用古力田有行義者禮禮之訪以民事府君生有美質嘗受經於

外舅曾氏年四十而力窘於贍始應都司辟為承差成
化末授潮陽北山驛丞七年以疾告歸歸九年卒年六
十一子二人長瑾次即璧以進士乙榜授今官其葬也
在邑東五鳳村讓田嶺之原廷澤性孝嘗自遠歸見父
有病容牽衣為孺子泣不止見者色動及翁卒哀毀逾
禮邑俗尚火葬薄棺無槨比屋皆然或謂廷澤盍從俗
乎廷澤哭而作曰吾忍哉吾焚吾親也吾無室廬耶吾
葬吾親忍不以槨也豈不量力固當勉之耳於是為棺

若干寸又為之槲躬輦石負炭卜地營壙以襄事焉平
居謹言慎行嚴於齋疾遇諸天變必焚香坐省良久乃
復當少壯時尚論古人見非力不食者慕之爰即隙地
數畝為圃雜植果茗旦暮躬治焉倦則休於松下哦古
人詩取酒獨酌微醉則已論者謂有古人風致云於乎
武緣尚火葬其來久矣廷澤生長於斯獨變而之禮蓋
資富者猶難之而況空乏者乎事出於識成於志識及
而志從之俗固不能勝焉若廷澤者使其長一郡邑其

於民俗當有所補而僅止乎是是固可恨論人者徃徃
惟位之高下將可乎哉

鄒室成氏墳前石表記

徐塘鄒君漢陽葬其室成氏於唐墓祖塋之次戶部郎
中錢君世恩既為之銘復謂墳前有表而缺焉無文無
以彰其賢也乃屬其從子諫為狀以其孤某來請成之
先本淮陽人宋南渡時來居無錫開化鄉自是數世鄉
稱善族國朝正統間有曰元中者生子曰秩字景高自

邑庠貢而升諸太學官永康縣丞其子曰珏字世美為
邑諸生娶吳太僕永貞之女久未有子有女子子一人
成是也成生四歲而吳沒七歲而世美沒祖母應閔其
孤也擇而得漢陽遂許妻焉年十六館之於室居無何
成顧漢陽曰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人之恒道也易是為
異然而有不得已者吾姑家居於鄉伯氏諸妯事之舅
役於公城居為多汝以子職侍吾將佐焉而亦弗失吾
祖母之依君以為何如漢陽曰然乃脫簪珥助漢陽作

室自館徙居之其於姑錢日饋以僕旬問以媵時省以躬久之諸子且長成乃復佐漢陽治鄉第以歸或請其故曰市習成靡鄉習成朴吾斯為吾子計耳姑沒後數年舅亦沒成兩佐治喪皆謹於是應在饋問省如于其姑既葬則別室祠之父母與焉曰吾祖母所以館甥我者為吾親之不食也吾父母不于吾祠將誰祠諸烏乎推父母之愛於舅姑則邇室以養反舅姑之愛於父母則別祠以薦出於情而權於義得禮之變焉此其天資

固有過於尋常者哉鄒為錫望族其先出宋忠公浩之弟洞益十有三世而至用章長子曰鵬字圖南嘗任臨江推官其季即漢陽其名鵬稱克家子例授蘄州衛指揮僉事鄉之人謂成不媿鄒氏之婦吾觀諸其大而知輿言之允也於是乎書他若稱慈稱惠於族姻者多矣以有誌銘故不書諫漢陽仲兄某之子其行已慎而義其為狀益不誣云

故楊秋林配陳氏墓前石表銘

有序

秋林楊君卒葬龍山石埠之原越若干年正德丁卯某月某日其配陳卒又七年其從子蒙以其嗣孫冲葬焉於是秋林墓地病於水乃卜遷而南凡百步許合葬如禮題名之碣不書孺人禮也蒙恐貞德弗昭復樹石表墓前奉陳從弟用濟狀介秋林友玉林潘君來請銘之某祖母贈淑人秋林從女兄也秋林資富而務學居囂而習隱既冠有室猶劬書無倦充其志蓋將以詩自名時諸閭右方孜孜營利奢麗同流君獨退然布素惟博

購古書史圖畫度閣一堂日坐其中披誦如諸生時從鄉先生長者請益焉諸老顧曰君吾友也皆忘其年而與之交暇則古衣冠登山飲泉高歌李杜諸作聲振林壑望之如神仙中人蓋其風度曠逸如此比卒年財二十有八而已陳歸秋林若干年產一男越歲而殤父母舅姑及內外姻戚皆憐之既除喪誓死守節處一室三十餘年紀綱諸僕各有分業用禮自衛嚴莫可犯卒年五十九初以舅姑命立從子乾之子浚奉秋林祀後浚

兄渭死則俾浚歸後乾而立蒙子洵陳卒後三年洵又死乃立冲冲洵弟也秋林諱謨字孟賢楊其氏世為無錫望族父素庵諱霆母魏氏其卒為成化乙未陳居邇楊氏而族望相埒世有詩書故工部員外郎葵庵先生以詞翰圖繪妙一時者其伯父也父公益母許氏陳初寡時年二十七越五十不改節於制當旌有司將有事焉以死而止亦制也烏乎其命也夫雖然他日志郡邑者將收之其亦有不朽者在則非制所拘也秋林詩長

於律網庵李先生評其得意處上逼大歷才子惜其遺藁今不復存而單章片詞流落社中者後之人或能收拾而傳之乎葬之年為正德癸酉其月甲子其日甲申銘曰烏乎秋林才而弗年昌其詩而未傳婦節孔堅如璧斯全後死及泉無媿厥天斯合斯遷有邱隆然石表在前吊者視旃

梅邊潘翁侯歸銘

有序

侯歸銘者二泉居士邵某為梅邊潘翁作也於是翁年

九十矣而精力倍壯夫時徒步入九龍山中飲泉采藥
見者異之初翁以醫鳴於邑既乃謝去不事葛巾布衣
遊縉紳間晚以高年應詔受冠帶中庭有蠟梅一樹相
傳為其高祖手植迄今百數十年而歲華不衰翁愛而
培之予初舉進士還因以梅邊號翁且為之記故人遂
以稱翁焉翁兄弟三人其仲繼德先卒翁獨與其季繼
善居歲時奉先祀唯謹先世書畫器玩必珍藏其先有
失去者力求復之世交之家歲時過從久而不渝論者

謂有國初敦朴風成化丙午一疾幾殆既起為詩自慰
卞郎中華伯陳方伯朝用諸公聞而和之自是以家事
屬繼善日習靜自頤故其壽如此配王氏無出年三十
九以成化乙酉先卒越五年己丑葬開原鄉祖塋之次
翁歸將合焉翁名繼賢字俊卿潘其氏也潘自宋以來
為錫族望高祖仁仲元無錫州醫學教授曾祖克誠太
醫院醫士永樂中嘗從文廟北巡至其祖韞輝醫術益
精父時助世其業翁之望益稱其父云翁一日走告予

曰古人謂死歸脩身以俟之吾媿於是而竊慕焉子以
吾銘翁生洪熙乙巳閏七月十三日其歸之年月日虛
其左方將書之銘曰老為逸民以年受服貞馨者梅比
我墻屋不厭爾生亦胡諱死升邱擬歸銘者泉史

惠山釋知微子塔銘

惠山釋圓顯初號卧雲晚歲予以吾儒言字之曰知微
子姓陳氏世居富安鄉負耒橋父淑母顧氏知微為其
次子幼有慧性每言欲為釋有星士過之言如其志與

羣兒處見有捕鳥雀踐蟲蟻者輒蹙然曰微物亦命何忍傷之父母異焉年若干遣入惠山寺南隱房禮虛庵之徒元為弟子越四年成化丙戌上祠部給牒祝髮歸遍究釋典朝誦暮繹以虛庵為師時璫覺義楚石方住惠山高簡自負諸僧鮮當其意一見知微輒以法器期之虛庵因遣學於秦行義高梅庵二先生講聞論孟大義兼事吟咏於是虛庵年高倦勤事歸知微以才僧稱弘治丁巳寺住持缺衆舉知微知微曰此雖小事進必

以正故事有僧錄檄無檄非正也遂走京師領檄而歸
既五載復念曰士君子以知止為高況吾僧乎即謝事
歸南隱既而以山志缺手搜諸舊蹟質諸潘玉林莫南
沙二先生為書一編予為定著刊布所謂惠山記者是
也又為惠山集若干卷知微歸以闕

距其生正統己巳七月十八日為壽若干其從釋在
天順癸未至是凡若干年知微徒一人曰明睿明睿徒
性純性純徒海深海深徒中定中定徒大會蓋五傳皆

經知微指教予世墓山之聽松庵往來山中因與知微
遊及作精舍則更密邇而過從益數聞劉宋時有開山
僧名顯者居華山精舍即南隱舊址今知微復之而名
適與同以彼法觀豈所謂前後身者邪虛庵名覺性字
海中後楚石住山大夫士多與之遊虛庵塔在南隱西
南白石塢之原知微塔又南若干步銘曰知微曷氏負
耒橋陳自宋迄今代有令人子慧自童薄商鄙農乃謝
父母釋氏是從釋氏言心亦復言性子樂聞之養慧於

靜名山名泉有師有友入侍出游望起於久言以吾書
能自求益知進知退壯勞老逸釋墓為塔銘乃屬吾吾
非退之子文暢徒吾弗能圖

承事郎浦君墓碣銘

正德丙子三月十有五日浦君均萬忽病中風以卒於
是季子禾試於察院提學張侍御方稱於衆禾以君病
告歸走五十里至家猶及未瞑然不能言矣君篤於教
子先一日得禾所試文喜而誦焉而遽至此子聞而傷

之至是將葬其子穀等既得誌於都太僕元敬復以碣之石未有文也禾乃自述狀及都誌來請先六年庚午予以都御史致仕還自漕臺實始識君時予倡浚泉之議方與諸士族籍而計貲君首以白金若干歸董役者既予再歸而病聞君以重役將訟焉予語人曰無庸將自濟君聞之輒受役去君殆強於好義者哉誌稱君好赴人之急嘗繫獄獄有商誣於盜無以自白將自盡君止之出為言於官商既釋欲以女歸君君正色曰汝何

見吾淺邪蘓郡有掾死獄喪不能歸其妻泣行於道君
見之罄所持錢數千畀焉鄰家傭病死或將誣焉以要
重賄君曰是不可使逞力為辯之事遂寢歲饑勸分里
胥受賂濫及中人之家比至君鄉君捽其首數之以其
賄而擾民詞色俱厲里胥謝之道見暴屍君收而瘞諸
石室山下遂治為義塚云凡是予皆無間玄敬抑有予
所見而誌未及載者特著之論者稱君俠然君生治世
俠之跡不多見無亦有其心乎君諱億號成齋浦其姓

均萬其字嘗以賑饑令受承事郎階世為無錫人初居
延祥鄉再徙前澗今稱前澗浦氏高祖賢曾祖祺祖溢
皆以朴稱於鄉父璵博涉書史母顧氏繼華氏君初配
錢氏繼室以陳氏子五人長即穀待引禮舍人次楨國
子生次穉次即禾縣學生次稱女子二人壻為錢繁華
有臨孫五人遺珠貫珠明珠還珠貢珠孫女七人長許
嫁錢某次錢某餘幼君之卒距其生景泰甲戌二月十
五日為年六十有三葬以今年戊寅三月三日石室山

之西原其墓也兆與錢合銘曰於斯乎有山磊磊維石
其橫庚庚鋌鋌其直君產其傍好義以彊言磬辨若厥
聲載揚而復是焉藏不遐有尚

尤君文卿墓碣銘

予病起之歲里有宋禮部尚書遂初先生之後曰尤君
文卿者介馬大常來請雪蓬詩於予予問之文卿對曰
昔之日吾嘗乘扁舟出姑蘓西南盡吳之境觀潮於錢
塘又西歷富春艤釣臺下吊子陵之祠遡蘭谿而上至

三衢乃沿而東於是歲寒雨雪孤蓬蕭然自謂茲遊之勝也因名吾居以志不忘吳寧庵張企齋二先生皆嘗賦之矣予竒焉亦賦之以歸越明年乙亥君卒又三年戊寅乃葬其子基介其妻之父瘦竹陸翁來請銘予念夫君市居而趣江湖且荒寒搖落中獨若有得是可知其人矣按顧行人與新狀君於遂初為十三世孫在國朝曰舜仲斯道大年者君曾祖祖父也母為鄧氏君幼秀敏稍長遊鄉校壯有幹蠱稱初與弟同產比分率讓

以取中歲以經學教基基業日進君則自慰遂優游以
老君諱煥文卿其字世為無錫人配盧氏後君一年卒
子男三長堂次即基縣學生次坦女一適高遜孫男五
愚魯蒙訥魯訥俱學生其季幼未名女六長適王琨次
適李賓餘在室曾孫男女各一葬之日為三月甲寅邑
開原鄉游來塢君祖塋在焉今葬其側與盧氏合兆盧
稱君之配其族於君里亦相望銘曰繄若祖兮遂初尤
箕兮襄兮幾百秋嗟夫君兮好脩碣吾銘兮茲邱

尹府君墓碣銘

永新尹府君嘉言既卒之十有二年其配孺人高氏以疾卒於其子建陽知縣袞之官舍袞以喪歸暨其弟翰林庶吉士襄啓府君兆合葬焉碣於墳前題之曰尹府君之墓孺人不書禮也初府君墓未有銘襄嘗自為狀請追銘於予至是終制北上又以為請按狀府君諱謨別號松陰尹其氏嘉言其字世居永新國初有羅命者生溟生溟生時裕娶於彭實生府君府君少好學通經

史大義賦近體詩往往有奇句執筆作字必法於古在鄉曲中居然儒生既而時裕當督鄉稅府君曰父勤于役而子弗能代讀書奚為遂棄其學而從之蓋不勝其痒而識者知其中固耿耿無所累也數年行益檢飭稱端雅士家故涼府君初無意營治久之益落遂挾貲遊江淮間弛本收息息固微復有貧而負者府君嘆曰是固吾所欲周也而忍迫之乎即探囊中券焚焉南之襄漢禱於太和山而歸於是二子衮襄皆知學府君曰是

固吾事擇良師友從之講業悉商賁為共費躬校諸書
訛闕句讀之鈎提之以授二子曰是宜熟記是宜深思
日以為常常焚香危坐與二子俱誦曰此收心法吾故
身率之晚年以家事屬其弟諒日惟觀書有會於心輒
書座右蓋忠惠直諒知德者有公論焉高亦永新善族
孺人柔靜端確得訓于其父某母歐陽氏年十八歸府
君事舅姑者若干年敬共以順又若干年而府君卒平
生寡言絕遊聞古貞孝遺事輒稱以詔卑幼其教子如

府君之志沒身不衰衮領乙卯鄉解甲子襄發解第一
當偕試禮部襄以孺人獨居請留侍焉人謂襄才而氣
銳有連捷之勢皆勸之行襄曰兄長宜先仕襄固當留
孺人曰然比就衮養始至官舍蕭然視之莫異也因以
苦節勵衮其知義如此府君卒弘治某甲子某月某日
年五十有六孺人卒正德壬申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
十有五子男二人長即衮今為夔州府通判次即襄進
士改翰林庶吉士女一人適呂珊孫男四人祖愛祖憲

祖慶祖懋墓以府君治命卜所居東若干步廟山嶺之
原其葬也府君以癸亥十二月二十七日孺人以癸酉
十二月二十日銘曰幼不卒學壯不卒遊嗟若人兮好
脩人莫我知我無尤有子可教歸而求後死十年銘此
邱嗟若人兮鄉誰儔

容春堂後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後集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馮曰琮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後集卷七

明 邵寶 撰

神道碑銘

一首

墓碑銘

一首

墓表

六首

傳 九首

明故通奉大夫廣西左布政使龐公神道碑銘

廣西左布政使龐公元化既致仕之十有二年正德丙子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家明年丁丑其子櫟將卜某月某日葬公邑西芝山之原以國典當碑于神道乃手錄公世系歷履為狀託其姻友王生宗元來請銘公子

同年友昔在弘治間同朝者數年嘗同考丙辰會試既而公擢福建叅政予提學江西解后於廣信信宿而別於今十有七年矣方以晤不獲再為恨豈意遽執銘筆哉宗元云宗元來時公喪未踰月櫟以狀略故附程學士克勤吳都憲懋貞所嘗贈公之文來其書曰先人以公知己凡得所遺詩劄三復不已嘗歎曰知我者二泉也銘不於公而誰請哉予感乎其言乃叙而銘公諱泮別號芹齋元化字也裔出襄陽德公之後在隋有諱王

者居京兆仕唐為越總管子卿家會稽越十三世曰正
已者宋大中祥符間為天台縣尉遂又家天台馬公高
祖伯靜號石湖居士曾祖叔圭有士行國朝洪武中被
薦不起祖名瑞父繼以公貴封工科給事中母某氏封
孺人公登甲辰進士丁未簡授工科給事中弘治乙卯
擢刑科都給事中戊午有福建之擢壬戌擢河南右布
政使癸亥轉廣西左布政使乙丑致仕在官凡二十餘
年公在工科適暢御史亨與鎮守中官計奏公以御史

言是上疏論救之既而京師大水又疏請弭之內監請
備元宵燈料又疏請節之有傳奉取銅鼓匠者又疏請
罷之時先帝明聖多見嘉納其在刑科自叅駁外奏疏
尤多如南京守備官蔣琮犯法及山東按察使楊茂元
以言事得罪及僧官戒璇乘輿出入及進士徐涇等語
觸吏部被黜及王威寧復起為都御史及武岡知州劉
遜以藩府奏被執及刑部郎中丁哲等坐教坊司訟逮
下詔獄公或獨言或率同官言之亦多見采公於是直

聲日起士論歸之然憮人以不便已或有銜而流謗者
先是掌刑科久者率遷卿寺之貳公擬大理丞于兩京
不得擬福建亦再乃得人為公少之公顧不為意公在
福建之二年鎮巡以公為才請命總督糧儲在河南首
革力役之濫者事妨中貴及勢家公皆不恤在廣西以
思思土官有叛謀公檄降之近省蠻獠有乘虛竊發者
軍民日虞其偏莫知所為公拔民丁資以倉粟躬督追
之賊皆遁去君子以公之政於是為大至於經理庶務

蓋有餘力焉而公歸矣公性坦直感激論事知有禮法
不知權勢與公卿言侃侃不少屈視武將雜流尤不少
假辭色間為詩文多憤發語有芹齋藁藏于家公生正
統庚午享春秋六十有六配蔣氏先卒贈孺人繼李氏
子男一卽櫟女三皆歸士人孫男一曰蓀銘曰吁嗟龐
公廷言有恭藩政有庸職以地異乃心則同台士有節
山與截窠公夙自負而終亦罔缺台山有靈永閔公穴
明故南康府知府進階亞中大夫陸君墓碑銘

有序

南康知府陸君士弘得請致仕之三年弘治乙丑詔進
階亞中大夫又七年辛未以疾卒又三年乙亥其子德
等卜新阡於邑富安鄉青山之原葬焉厥既有銘于幽
復謂墓前之石未有所刻則奉其從兄今南京戶部主
事禮狀來請初君有南康之擢也予視學江西以白鹿
洞書院為朱子遺蹟圖惟新之顧學田歲人民逋吏竊
勤我稽閱聞君來則喜謂諸生曰郡得賢守吾事將有

託乎旣而聞君病且致仕則又相顧以歎比予東歸得
一再見辛未北上君病少間力而餞予湖上蓋不數月
而君訃至矣年五十有八烏乎惜哉君諱廣陸其氏士
弘其字別號新齋世居無錫梅李村君祖安字永寧國
朝永樂中仕至臨清縣丞清謹有惠政於是子姓日繁
析而城居臨清生民表配趙氏有子二人君其仲也民
表以君貴贈承德郎戶部主事趙贈安人君年二十一
舉鄉試乙未卒業南雍王文肅公重其器屢稱於人已

亥丁父憂弘治庚戌登進士第觀戶部政以例歸省辛亥還部夢不利於母將告歸適公幹江南因省焉居月餘母暴病卒人謂之孝感甲寅成祔葬禮或賻之過君謝曰喪具惟稱不敢以家凡墓事雖細必躬諸子請代君曰此固所自盡也乙卯授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尋監太倉出納夙夜共職計及竹木葦秸率不入於凶盜又疏請輸賈待用無棄無關而人便之丁巳監兌于小灘戊午考三載稱以南便還奉父母贈敕告于墓己未

巡督畿右諸倉蓋所蒞地凡千餘里內鎮外邊武衛叅錯官吏士卒及防秋戍役若干萬人皆受給于君君公平周豫畢精殫計而持之以恒事無遺奸論者才之以涿為道中議關分司寓家人馬以便巡歷或謂君日且代矣何庸是為君曰苟便於事代者安猶吾安也卒成之會中官黃順辭退莊田上以賜藩邸疆侵于民司徒簡往覈者或舉君君毅然請行立為疆之民則大悅先是畿內諸倉有飼馬菽久腐且棄或抵數給軍往往生

怨君既酌給更立輸賈法平糴直給有備無壞且省道費以備荒賑疏上行之庚申再考稱陞廣東司員外郎總監太倉出納於同事有紀綱焉時京城米石銀三錢而山西輸者不啻倍費君請令有司輸賈如畿倉救法壬戌陞湖廣司郎中每裁覆章奏惟民情國計先後重輕不敢苟徇是歲南康守缺吏部上君名比命下皆稱得人君行出潞河幼子衢溺死蓋於是病痰遂有歸志是冬疏乞致仕癸亥得命君歸建祠堂置祭田開塾延

師凡諸家政畫然畢舉或問君官政鄉人曰吾不知政
觀其家可知已家居數年簡出慎交人鮮干以私每鄉
大夫社飲雖甚歡狎而深長之思輒形于言旣醉則瞑
坐待醒非夜不就枕平居度步擇言審視詳聽几筵書
策各有常置蓋自諸生至歸自官不愆于素云君卒辛
未十二月十有三日葬以乙亥三月十有五配周氏
贈安人先三十二年卒繼侯氏封安人男子八人長卽
德次律皆太學生次術衡衡復從女子三人長適莫銘

故兵部員外郎曰良子也次適鄒釗次聘于吳汝愈孫
男九人女孫十人銘曰魏哉廬峰表于南極彭蠡既瀦
左右引掖維山水郡天假君守君雖未之名與不朽震
澤底定西瀆東江鬱乎相望七十二峰維山水鄉天錫
君藏君則何與卜云其臧神依者山其行如水陟馬降
馬于彼于此儉勤惟德寅恭惟謨惟君師古功在司徒
水涯山麓有碑龜趺我為刻詞惟永世是圖

故承事郎侯君墓表

太學生侯祖德將以正德甲戌三月己未葬其父晚竹君於劉巷橋之原其姊之夫今南京通政叅議呂君仲仁旣銘其幽復以墓上之石未有所刻乃從其父執友復軒潘翁來請翁之子貢士之達祖德受經師也實為之狀君姓侯氏諱清字孟清世為錫人家于城之東隅其高祖德宗曾祖希道在勝國時繼有鄉望祖曰永常父曰文淵當我明盛時皆隱以老弘治初文淵以優老例受冠帶其配許氏生二子君為之長少遊鄉校敏慧

善記有進取之志以親老故不克卒業乃銳意經理純
藝厚殖力勤用儉田廬歲益二親樂之君備旨甘為奉
唯日不足弟澄為邑庠諸生君與異事而偕勤知者曰
友中歲好為義事人有貸無不應有逋焉裁之以宜不
必取盈至有棄焉者或售其產倍厥直而猶靳焉君復
予之如初人不堪其忿君徐曰彼倍取而棄我倍予而
得將不可乎逮典鄉賦亦惟是施之不亟不徐事恒先
集漕卒歲允于次群閩不已君至出一言皆服而退府

縣有興建若河渠若橋梁若城墉倉廩必以委君及其成也罔不嘉勞焉於是身以儀著家以體持鄉之大夫士咸樂與之游嘗當祖父母父母四喪致客累千人宗婣交際慈惠周至有不能塋者曰塋域於我不能嫁者曰資裝於我寒曰於我衣饑曰於我食里中道路淤病行曰於我蹕津渡險病涉曰於我梁若杠四方遊士及其門自歎燕及贈賄無失君初無子見庭中筍竹中夏而笋陰采逾茂因號晚竹自謂生子當如之而施舍益

厚有是焉者曰有命者見而賀曰公神采滿容似有冥
積者未幾祖德生衆以賀君君曰祖之德也因以為名
祖德生十五年應例入太學克自樹立予昔見于京師
而器之謂君積善之徵當在於是先是得通政君於甥
館思義交篤至為治田建第及君舉進士位望通顯君
子以為知人壬子之饑人皆助賑受服視七品階承事
郎自是數與鄉飲之席晚謝世事營別館於所居東偏
山亭水榭極幽雅之趣客凡數輩以賢不以勢以知不

以故往來無期興至輒聚興盡乃已若風日晴煦雪月
澄朗則泛舟山溪間亦惟是數客者俱正德辛未祖德
既入選籍歸自京師明年壬申君疾是秋九月十有八
日君疾病卒壽七十二配浦氏於君有相之道子男一
人卽祖德女三人長壻為涑川教諭陸華次為通政君
又次為周暄烏乎天道於人豈相遠哉晚竹君之始艱
於嗣也人皆為之興嘆君顧坦坦靜居若無所望而家
居日用為善不置譬之學者有勿忘勿助之道旣而年

幾六十竟得子子且知學人有邁往之期以其既往而徵諸將來則富貴福澤之報當無錙銖爽者吾黨有未昌厥施而厚責於天者聞君之事亦可以自觀矣哉是為表

靜庵胡君墓表

餘干胡君靜庵之葬也既得銘于方伯張公矣越四年正德丙子其子守判吾常奉其友詹進士珪狀請予表墓上之石子昔督學江西嘗因守而知君當其時豈知

君之墓表於予哉先是戊辰歲守登進士授處州府推官便道省君於家君戒之曰官以為民無苟徇俗威以逞汝惟慈俗佞以折汝惟良俗競以進汝惟靜守拜受教治處三年而政成君子稱賢郡推惟慈良故然以靜故弗得於監司之好佞者用是遷官叙而弗超然靜之名聞而慈良益彰一歲兩遷今貳守蘇郡矣進且未艾予謂君之三言二效於前一效於後效於前者民誦之效於後者士大夫傳之君之教子如此雖未及受封

而葛巾野服與同時諸老以子貴而被青紫者周旋田里間人之重之顧獨在君然君自視慊然有司行鄉飲酒禮以大賓請不往或問之君曰此古之制而今用之吾之道愧於古人多矣冒然當之得無辱斯舉乎君孝友而惠鄉人有貸力所及應之不少緩卽不及亦勉副之其負焉者不較也有貸多而不忍負者以室券授君卽日將遷君蹙然曰寧予亡貲忍使汝亡家乎立焚之烏乎此亦何媿於古人哉吾於是益重之君諱鍾字文

聲靜庵其別號也其先居徽之篁墩南宋時遷婺元季遷鄱陽國初始定居餘干君曾祖煥明祖福安父高母蔡氏繼蔣氏生正統戊午卒正德癸酉壽七十六娶霍氏宋進士震龍之後子四人長宦次富次卽守次崇先卒孫五人儉惇儒佃

梅坡林居士墓表

是惟梅坡林居士之墓居士生於元乙巳歲至國朝永樂己丑而卒葬于其里之東院山越五十有六年天順

甲申其孫某卜吉於翠巖山之原遷葬焉今墓是也越四十有五年正德戊辰其曾孫謹夫立石墓前而以狀屬歛進士胡惟學來請文越八年丙子子始書歸之按狀居士諱貞字孟幹林其氏梅坡其別號也世為閩縣人居福城南津坊高曾祖俱隱不仕父允中母池氏生子四人居士其季也居士生未冠父母繼沒孤苦重以哀幾不能生伯兄孟高洪武間為吏部員外郎沒於官居士能撫其孤既而以讀書聞又以能檢身持家聞於

是清廉里黃巖中富室也年且耆無子惟一女淑慧通書史蓋相攸者久之聞居士於媒遂館焉黃豪曠縱酒公幾諫弗納繼之以直暮年而志違居士嘆曰嗟乎男子不能自食顧家於婦邪乃乘間告黃曰舅子我我亦父舅然於宗嗣非計也老而子人亦有之盍圖諸乃為置側室既又勸立從子某為嗣遂以其妻黃歸營于磻源以居不持外館一物時祖產已屬諸兄家徒四壁立居士恬如也與黃事生業日勤未幾移樹後山發土得

錢若干田園居室日以廣有家之規畧備數年而產倍
則周恤孤獨修舉廢墜表然為鄉望人居士性剛果儀
觀脩偉於紛華一無所好獨好樹梅因號梅坡年僅四
十有五子五人孫十一人深字士淵舉景泰庚午鄉試
卒官韶州府訓導曾孫十九人機楨舉成化戊子鄉試
楨一名堅歷官益府伴讀樞字謹夫成化甲辰進士歷
官徽州府同知玄孫十二人居士卒時有子矣有孫未
若是多也今其曾暨玄蕃且才而顯如此烏乎盛哉昔

歐陽子葬其考崇公之六十年始克表於瀧岡君子以
為孝謹夫為居士曾孫蓋厯三世百有餘年而圖其不
朽於予走介數千里至於數年三請而益勤君子稱慈
孫其能舍諸子於是知居士之澤遠矣烏乎居士處身
義謀人之家忠其嗣之延碩宜哉

明故三原縣學教諭王先生墓表

松江府同知王君珣之父教諭先生卒且葬若干年矣
至是其配彭氏卒訃聞于松珣奔歸將以某年某月日

啓先生藏而合焉追惟先生墓未有表乃以為請予知
許時珦方為諸生實與今祭酒賈君鳴和輩數人講學
于予予於其請也惡能辭諸按珦所自為狀先生諱俊
字用章別號幽齋其先鳳陽人國朝洪武初高祖廷懷
始自霍邱遷許州祖讓父觀世守靈臺葉先生生獨穎
異少以禮學遊州庠儀采端凝雖被服寒素望者知為
偉器與物無競而取予惟慎自書策外無他嗜好凡遇
佳文字輒手錄之應舉屢踣卒以貢升禮部授訓導陝

西三原先生至新其矩範敦尚本實諸生爭自淬礪貧乏者顧飲食之有梁澤者年尚少先生亟稱奇才而加之教後發解第一與張曉繼登甲第論者歸功焉同官或忌之構謗百端先生弗為意時王端毅公方為方伯特加禮重九載考績吏部遣端毅以公務至言而留之尋擢教諭士心益嚮先生有繼母迎之養焉初先生家食時嘗懇荒田二百畝閭右乘隙侵而有之子姪來告先生曰此亦非我有也其何可爭寘不問先生卒成化

壬辰某月某日年五十三其葬某原為卒之明年某月
某日配彭氏子男五人長某次琮諸城訓導次某次某
珩其季也舉弘治乙卯鄉試歷知安平德州至今官所
至稱治孫十八人某某某某孫女十有一人嫁者九
人曾孫十有一人玄孫二人彭為禮科給事中某之孫
性嚴肅治家有法先生學且仕彭皆有資焉寡居凡若
千年始琮迎養不就珩亦如之曰我未亡人朝不及夕
遠涉何為汝惟各慎乃圖為我慰耳每致書珩必先官

歲後及家故予在許徵故家文獻以王彭為望珮也才
故與之進嘗聞先生薦於端毅重其為人而恨不及一
見彭間見吾母太淑人太淑人稱其言動有禮今執筆
表先生墓而彭附書焉固亦吾志也哉

明故信陽州知州進階奉政大夫施君墓表

信陽知州施君既卒且葬其子庠生逢原請予表其墓
上之石予時在浙藩受其狀而諾之越十有二年予以
侍養歸自戶部始克最公事行之著者載之篇俾歸刻

焉其他行具都憲徐公所為誌者不書君壯時與鮑庵
吳公同里閑且同游庠序日相講習自經學外博極群
書文名並稱於人公亦雅重君後屢屈禮部惜君者往
往援公為言既而就選得同知許州人重惜之君在許
實與予同官予政暇輒與辨質所疑君曰此在禮法云
何前輩某某嘗有論云云或所行同異予酌而從事故
雖一州之小有大議出焉於是南京工部侍郎海虞徐
公方為藩及巡撫嘗致君而容禮之相辨質如予蓋君

為貢士家食且久獲遊先達諸公間故多聞如此弘治
初修憲廟實錄河南省臣徵編纂官於屬獨以歸君君
寓相國寺合諸郡所上督諸生數十人校錄而筆削之
編成論者謂有史體許屬邑臨潁稱狡郢城稱野君以
武御史檄先後掌其事各以俗為規民漸底訓監司才
之已酉歲京運祿米先定價不足於納郡縣避嫌莫敢
言者君言於巡撫徐公俾給時直民免重費太康縣民
地百餘頃與藩府莊比藩卒據為莊地奏下撫按屬守

巡官臨視民負冤至輒集衆以抗累歲未決君最後承
檄徃民抗如初君徐諭利害且示無偏意民喜躍出舊
籍君抵其境度而疆之民不失地藩卒無辭徐公患織
造絲直為奸人所漁特檄君往市于湖州物美而直省
其羨歸于公於是清譽條著徐公會巡按御史上公狀
會信陽缺知州遂自許州擢信陽信陽壤接湖湘軍民
雜居故稱難治先是非進士若故京朝官不與而君以
州貳擢初頗訝之君至召舞法吏先諭後治令出肅然

衛職肆橫成習君處以禮法不少假借若其同官有隙
君復為分解卒致感服屯卒占民腴田聞君風悉還之
有選人寓平常逆旅民姚琪者豔其妻謀死而奪之鄰
人訟焉君得情於其幼孤竟抵姚罪君兼通醫學在許
嘗蓄藥施民民病貼危而起者有之在信陽亦然凡此
皆吾所謂事行之著者烏乎君子之於學患無其實苟
實有之則前雖或屈而後不能不伸要之知已有無是
繫抑亦有天道焉如施君者所負不止此而卒此焉止

非天其孰為之雖然君之名在在浮于爵位人亦不能抑也固亦天哉君諱文顯字煥伯別號膚菴其先亳州人南宋時始居蘇之長洲縣國初有教授某者三傳至君父忠娶夏氏生君三歲而夏沒君鞠於祖母潘氏年若干以府學生舉成化乙酉鄉試自丙戌至甲辰會試連不利以經學授徒凡若干年年五十二始官許州八年之信陽又二年乃老年六十二又十幾年年七十四以疾卒先卒之一一年有詔致仕官進階或勸君易服與

帶君曰吾階從五品今進正五品何用易為君為文務
理勝而法宗歐陽公所著多不存稿今止存若干卷君
三配初邢繼陸再繼計子六人逢惠邢出蚤世逢闕逢

闕逢闕陸出逢泰與逢原則計出也女五人孫男七人

女九人曾孫男女若干人墓在某原其葬為正德戊辰
九月二十五日

山西布政司右叅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胡公
墓表

吳郡陸生煥及其弟燦灼從鄉進士錢君元抑謁予表
其外祖胡公之墓於是公葬逾月而太僕少卿都君玄
敬之銘出矣予為最都君所稱之大者表之曰公少濶
達急世務經學外若兵農水利無所不記注比以丙戌
進士知江陵縣遂奮欲自見江陵據江漢上流民多豪
俠且與藩校衛卒錯居公剔摘奸蠹一裁之法畫然就
理適湖南北盜起朝命調夷兵勦之所過剽掠如盜至
江陵獨俛聽公嚮勞以去三年召為監察御史未幾坐

註誤出知麻城麻城號健訟公示之禮延問耆舊究利與害而罷行之其治如江陵而體稍異民益感化尋遷常德府同知初為守所忌久之乃更敬信有中監還自雲南舟重貨道索資送且要賄甚擾公獨率吏民往見為欲檢其裝者其人懼而去嘗攝守事會有詔徵黃金公以非地產不為歛檄旁午至今丞交諫不聽曰罪我之由弗汝逮也尋有詔勿徵既而以憂去起復得處州或鑿山得銀中監請取之如官穴公上疏論之謂先王

不盡利以遺民今所謂銀穴則既有官守彼偶而得者
利於幾何而復取之且後之日安必其如今邪疏上中
監奏報罷五品滿九載既考最乃力請老時王端毅彭
惠安二公在吏部知公才節而嘉其知退也請加今秩
公歸杜門謝客言不及時事部使者或訪焉非強之不
見見輒以病謝不荅歲請鄉飲不赴有請事者公與坐
語竟日不敢言而退蓋凡十餘年而病病間深靜自願
又十有四年卒烏乎公之操執感槩於江陵常德處州

壯矣及其歸也乃紆體抑志泯跡里閑約而忘貧逸而忘病又何其沈晦也若公者雖古之時蓋賢之而況今哉何世無知德者讀吾表能勿起敬乎公諱琮字文德姓胡氏世為蘇之長洲人曾祖仲遠祖彥敬父晟母徐氏配闕氏無子以兄之子杲嗣有女子五人其長歸陸應賓次國子生徐孔麒次蘇州衛百戶魏恩次陳柯次錢愚公病應賓迎之養卒其家遂斂以葬煥等應賓子也公善吟咏所存有東隅集者燦將傳之公墓地葬月

日具都君誌不書

南京工部侍郎徐公傳

公諱恪字公肅世為蘇之常熟人自宋元來鉅人長者
不絕國朝正統間公父敏叔從事于公為巡視少卿熊
公槩巡撫侍郎周公忱所禮遇有子八人公其季也狀
貌魁碩凝重少好學族人有左氏傳善本公就而讀焉
旬月強記殆盡景泰丙子舉鄉試應天癸未會試值火
公走避垣下有巨人自垣上手之得免因忽不見成化

丙戌第進士簡授工科給事中首與同列論宮闈事諸
內侍求領抽分公復與同列論沮中人因以其事奏屬
公輩為中傷地公蒞之卒事無關尋丁生母張憂復除
前官前後論列凡若干章皆當世要務公顧自少盡削
其藁陞湖廣左叅議分守湖南道兵荒後民物彫瘵公
加意撫卹巡無停傳梁王薨嗣絕公會吳少卿道宏錄
其遺財監臨者將有所隱公親按籍寶器金帛各歸之
所後吳坐褫職衆服公識初中監採進武當竹筴諸物

他郡無與資送繼有欲旁及者公檄沮之居數年陞河南右叅政陝西饑公督歸之粟數萬石時河南旱運夫患道險遠公乃易銀境內以畀陝人陝人亦稱便陞右布政使未幾進左布政使時河決開封諸郡公請先浚後塞如古法旣而皆如公言藩府承奉司故無吏時徵藩有濫設者公稽令革之尋被奏劾上以公義正用書慰王申著為令巡按侵撥吏權公不少假會計歲入不勝費請暫減京運言甚懇悉河逼開封或奏遷藩會於

許洛公條陳五不可事亦遂寢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其地會有旱溢冰雹之災公請減秋稅且上弭災
八事藩府據魯山民業公承命會勘議還之民戶部督
積逋急公疏請從緩御史李興建議割漢中鄖陽夔州
數郡別置布政司事下諸撫臣議公條陳不可者五朝
議違之又以河決蘭陽害民稼請蠲其稅因會議上六
事有忤當要語公素重風教至是修微子祠於歸德建
西門豹祠於彰德道經洛南見范文正及其子忠宣墓

亟為修治且請祠春秋置守戶凡先賢當祠者亦皆準
令從事奉詔祭告濟瀆有浮帛之異郡縣請上之公不
聽惟上弭災八事且言臣所言者一省事事有關天下
者乞命中外論列無諱蓋公所建論於是漸廣且大先
是中監有奉使道其地者公絕饋遺且重禮節甚或避
館不見群嫉公者因嗾周藩誣公他事公疏辭且辨上
知公貞臣調巡撫湖廣以示不疑公聞命卽行兩河士
民夾道攀送哭聲聞數十里公以湖廣舊治地益詢利

與病而罷行之始至時有中使載私醢百艘抑市于民
公固持不從民得無擾湖南北蠻寇往往竊發公嚴責
將領而按黜其尤無狀者數人復究弊端凡用軍職必
自衆舉不專聽總帥於是荐有災異公上五事多見施
行論者謂公直節於河南益著居一年忽有旨陞南京
工部右侍郎或謂中監有以怨左薦者公曰吾平生惡
傳奉而晚乃蒙此乎遂極言大臣進退之義引疾求去
上慰勉就職一時朝論皆以公言為士夫重公至南京

首抑私門役匠以紓積困怨言屢聞公不為動公以年
近七十請致仕至再不允考滿赴闕會疾作遂力辭詔
給驛歸歸一年疾愈言者以公可屬大事交疏起之不
果然每得邸報聞朝政得失輒為憂喜又六年卒年七
十三公博學好文長於奏疏歲上議章公卿集朝堂見
之必稱歎以為才與識稱有奏議集若干卷行于世平
生引拔士類恒如弗及君子觀其所舉謂之知人位雖
貴自奉不加於故在官蕭然如其在鄉三品初考當蔭

子公疑所子有以仲子立孫言者卽以長孫瑒請將卒
戒諸子無乞祭葬曰吾媿報稱敢復徼死後榮魏蕭山
吾願學焉越一年巡按御史疏公大節為請祭葬如著
令公配許氏贈淑人子四緹綰綰縉孫四長卽瑒補西
安丞瑒瑗琳曾孫七僑伋僂儒侍儀倫論曰烏乎徐公
其殆聞范文正之風而興起者乎文正蘇人也公嘗為
某言文正遠矣吾不及見吾幸得見葉文莊焉文莊聞
文正而興起者也故公在河南嘗修文正之墓而請秩

其祀又以文莊所著水東日記刻而傳焉烏乎文正尚
矣文莊今天下士也建議者以清德正學稱之君子曰
允公幼學壯仕能自得師老而未已要其所至天下有
公論焉某聞文莊於公有生晚之嘆雖然吾見公亦可
矣尚何多恨為哉

莫如起傳

莫如起諱潛如起其字也別號水亭生無錫南里人父
澄心翁讓性雅潔好自標致傾心下士有譽士夫間如

起繼之人謂有澄心風初如起與弟如山同經學未幾
翁病痿家事及焉乃謝去不事旣而畢力治生經紀諸
務務合矩法暇則肆意古學文好韓昌黎詩好杜工部
字好歐陽率更日從諸老先生考問皆駁駁得蹊徑焉
又三年翁卒與如山卜新阡龍山種樹營兆域築廬舍
皆為之自躬葬之日遠近來觀咸謂之治嫡母金多疾
至老益弱如起日夕問所欲有不言言無不致所居謹
內外嚴若公府聞人有急輒赴救如恐後遇非意事處

之夷如也年三十卒葬柩澄心翁兆配茹氏無子以如山子同嗣友人邵某曰烏乎如起已矣予昔為諸生嘗以社俎將與同事論于公如起遇諸途揖予退曰此行也不知者得無謂為肉乎君豈宜此君豈宜此予服其識如起嘗夜挫於人人為不堪厥明予訪焉語笑如他日飯予頃無幾微見顏面予服其度烏乎如起卽不壽幸至四五十當亦有可稱者不至落落無聞如今無疑也烏乎如起久矣哉已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絅庵李先生傳

李先生名庶字舜明其先陳留人宋有諱傳者以少保儀同三司從思陵南遷始籍無錫其子琳累官敷文閣待制吏部尚書朱晦庵王梅溪登第時皆有事於廷試者也傳六傳至無錫教諭壽祖者家遭兵火悉死獨其身以事出得免自是在元凡四世不仕至先生之曾祖伯器國朝兩舉孝廉皆以疾辭與張尚書壽浦舍人長源為友祖景脩父桓仲號確軒嘗舉賢良方正不就母

孟氏宋信安郡王忠厚七世孫武城知縣孔文女先生
幼穎悟十二能詩確軒教以文學口授指畫巨細兼舉
十八里人相推為師數學甚勤雖大寒暑非甚病不輟
鄉先正張憲副思安過確軒見所著鬼谷子魏仲先二
贊大奇其才因勸治尚書與倪侍御汝敬相講益既而
以喪廢遂力攻古作自先秦兩漢及唐宋諸名家無不
參閱每操筆默然成章不欲炫露因有絅菴之號然時
時為知己者出輒相傳誦聲名隱起三吳大夫子若徐

武功有貞王文肅與吳文定寬李太僕應禎夏方伯寅
楊都憲璿盛都憲顯秦方伯夔皆相推致嘗遊金陵志
意益廣王三原恕以都御史巡撫江南禮而容之先生
得師人之道而隱然自重邑大姓懇請始一應之及門
士多出為顯官有欲從浮屠者立責而復之先生事父
母孝存以道養沒以禮葬旣除猶哀二姊貧嫠歲有所
給兄弟早卒撫寡訓孤不遺餘力外氏凋喪春秋必之
其墓省焉內弟無依者終身衣食之先廬久敝節用而

成室與諸姪共處庭無間言朔望謁先祠退坐中堂男女叅會必有戒詞為人簡重溫純而義氣所激執言無忌凡諸細行人所不矜者先生獨致謹焉嘗以白金託息於人所償過數謝而返之其他多類是先生細目脩髯長身而癯冠衣整潔出入閭里見者起敬晚年望益隆郡邑長歲時存問必躬鄉人之都下者公卿多起居之所居號南樓日以先世遺書校讐其中惟詩老有社事則一往焉治後圃結茅渠水上題曰渠南一老手書

陶謝諸賢詩于壁每風日晴美幅巾藜杖行歌坐吟悠然自適人以列仙擬之正德改元詔行優老之典先生受粟肉絮帛或謂盡受服先生曰惟德稱厥年乃敢當此某於是有卒不受先生重世德以先家蓮蓉湖晚號蓉湖漫叟所著有錫山志若干卷網庵集若干卷評者謂其文脩婉善叙事有六一家法詩雜出諸體長短歌行則宗溫李書似宋沈配趙氏宋孝王裔孫子覺戊辰進士論曰予嘗怪今之士學以求道者少豈惟道哉

雖文亦然非應舉不學也先生之於文博覽群籍幽探遠騫其功倍於舉子故能超時流而上之當是時使有韓歐者為之依歸其所造詣又當何如邪先生之行深醇有則與其文稱稱先生於鄉蓋未盡德焉周崇壽者漢重賢良先生殆近之矣

白吏部傳

吏部司務白君坊字表之別號誠齋太子太保康敏公季子也其先世系及康敏之官階勲業有傳在國史康

敏夫人蔣氏實生君君幼穎脫年十二三侍康敏公于南京偕仲兄京尹圻學于湯景賢氏為時文有奇語長老見之亟稱曰是固偉器十五就試於提學侍御婁公公曰童子何能文如是十八領應天鄉薦明年入太學又以康敏公命從大學士謝木齋尚書白怡靜二先生游於是康敏入總臺事進位司寇而君謙厚自持與窮寒士齒康敏公卒君子寧家居哀不廢業既除喪久之曰世祿古道也舍焉而科目是由則既非古矣而必取

進士何居正德初乃以資就選吏部授兵部司務勤謙
自持五日一廷奏事敬共將之旣而轉吏部慎密加焉
尋授登仕佐郎會天下諸司入覲考功問庶官治狀君
以所知對皆協輿論今太宰邃庵楊公甚器之而君違
太夫人久思一見弗得鬱鬱成疾壬申閏五月十一日
卒于京邸年止四十配王氏子男一人誨君平生少言
常侍康敏公燕居公問以時事君應口對皆有理致公
嘆而異之家居時見族有貧乏者時衣食之自郡城抵

無錫道凡百里一雨輒淖為行者病君覽之中有五牧
白塘二津復為之梁康敏公嘗置義田建義學設藥局
以惠姻戚君謂尚缺義塚吾將繼焉乃以其志告二兄
將有事焉而君卒矣君在官凡若干年退朝理堂事退
堂則闔戶讀書日有程課其為詩文醲郁有藻思極力
摹擬古人意得時往往類之刑科給事中同郡毛君式
之知君深且久其言蓋云二泉邵氏曰士之立於朝也
躬起者難世繼者亦難躬起之難難於知奮世繼之難

難於知約繼而稱稱斯其尤難也白君幼學壯仕循循
脩雅君子稱康敏鉅人長者君為之子可謂無媿爾矣
然伯仲皆歷近要崇顯君亦有地矣而年獨弗遐蓋其
數如此故論者為君惜之

羅孝子傳

羅孝子瑋字宗器吉之吉水人其先曰復仁者國初以
弘文館學士從高皇帝定天下當封辭上嘉其忠實賜
歸田里其孫曰汝敬舉永樂甲申進士文皇帝始選庶

吉士汝敬與馬厯官翰林至工部侍郎嘗有巡邊功孝子侍郎孫也賢而有文以蔭補太學生試銓曹優等授四川布政司經歷專理邊儲尋以母喪起復補福建擢知賓州同知常州府所至清慎有善政君子謂無媿其祖初孝子之居母喪也廬墓於螺子山下三年常隨一白犬主哀亦哀主息亦息山故無虎至是一虎渡江來周旋瑩次與犬狎而不害孝子病而廬卧所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鴉為鳩鳴久而不去及將禪再感異夢越

三日廬火有毒蟲死者五當是時墳生芝荷華生於原
他日在福建有鶴五來翔與鴉來同物事具郡志自鄉
達於中朝為之詩者凡若干人徐太史舜和寔序之二
泉子曰予視學江西時嘗至吉水詢篤行之士於縣令
丞簿博士諸生皆對曰邑稱多士尚矣今則有羅宗器
其人既而訪諸郡守倅暨鄉大夫士皆對如今言徐而
求之蓋忠信博雅宗族稱其孝也鄉黨稱其順也藩郡
稱其理也而章逢之士又稱其文也予於是重之乃今

見文獻錄顧獨以孝子稱蓋自其家云爾雖然孝人道之先也舉其大則小者可知已雖微動植之祥吾未嘗不以為信也孝子從子其祥吾辛酉所舉士也聞予言而然之請遂為傳以附于志

倪久齋傳

久齋諱祚字相承久齋其別號也姓倪氏倪為族以儒望於錫其顯者曰都給事中峻字維嶽別號靜寄以鄉貢起家在太宗朝嘗上書諫事佛上試遠使之占城更

稱得體晚歸教授後進多出其門曰監察御史敬字汝
敬別號月樓以進士起在景泰間直言不諱遠謫而聲
益振卒官後軍都督府都事久齋給事公會孫也甫十
一齡而孤其母錢守節自誓親教之學時家貧甚至手
為履以易筆劄久齋幼敏而勤每夜讀母辟蠶相之嘗
舉給事御史二公事以望焉久齋益自力弱冠而書史
通子弟推以為師學成而仕者多有之久齋曰吾家世
以經學取科第舍是則罔克繼前聞人乃從蒿庵俞先

生學尚書未幾舉業就緒群試有司一再不偶輒棄去
不事益肆力數學其為文婉而成章出入南宋諸大家
詩宗唐法尤長於律真行書逼沈宋體間出所業於鄉
先生鄉先生輒嘆繩不已至忘年為友於是母氏春秋
高矣乃築室學宮南涯日夕左右母悅則喜愠則懼誨
則拜受責則跽謝得為子道久之母歿哀毀不自勝物
以家具事以身任自殮及葬無違禮至功哀猶戚子容
中鄉舉賀客在堂久齋呼而誡曰科以世重世以德重

不然何賀之敢聞容拜受教今譽亦日起人謂善訓所
著詩文稿若干卷藏于家平生之交長老而忘年者若
王文肅與盛刑侍顯卞戶郎榮張府推九方秦封君旭
李綱庵庶錢希齋文凡若干人文肅嘗賓于塾脩敬齋
碧山社會久齋還自館必與偕餘皆有唱和其年儕而
望者自莫駕部曰良而下又凡若干人素重公府之謁
憲孝二朝實錄之修也以有司聘與執筆歲鄉飲以賓
請辭再請赴馬卒辭之年六十六病卒明年葬某山之

原壽府長史楊崇周銘之論曰久齋之稱士也宜哉初
久齋博學待試蓋將進効于時衆方奔鶩萬冀一得若
龍斷焉者比比乃獨委命靜俟翻然自止為名師儒蓋
自重者如是故嘗就倪之世論之出則為靜寄為月樓
處則為久齋其趣一也稱士於國殆無媿焉况一鄉乎
知德君子將無改於吾之言矣

毛封君傳

毛封君勣字時繹常之武進人其先出河西金亂渡江

有仕常州者始占籍焉至封君之曾祖福四當國初徙柳村里世業耕讀為鄉稅長其孫文明娶趙氏生封君封君幼淳敏成童習舉業講讀之餘能談前史治亂成敗之跡徃徃得其要領識者異之既念父獨勞於家諸弟妹婚嫁事繁家將不給乃應郡辟從事於邑六載例入貲得官從事刑部以憂歸數年授湖廣永州府倉副使倉無他儲惟受屯田子粒封君出納平允能以清約自守秩滿陞廣東潮州府石碓巡檢約巡卒舉職近民

有訟多就質焉皆得理而去縣令見封君初謂其傲久
乃知其自重益敬且任之居三年以疾卒封君二子長
寶先卒其次為今兵科給事中憲封君卒時給事遊邑
庠獨長孫詩視殮比喪歸給事以葬于某里祖塋又二
十五年給事舉進士簡擢刑科給事中又明年受勅贈
封君如其官階徵仕郎配卞氏贈孺人卞出晉某官某
之後世居無錫之卞家灣後徙武進白雲里孺人有女
德嘗以忠孝德義訓子今少宰太倉毛先生表封君墓

蓋云論曰予在戶部時聞尚書安陸孫公稱給事君學
行端雅居諫垣為宜既而見其章奏多闕朝廷大議侃
侃有國士風以為其才志則然然必有所自者今觀封
君之行愈益信之吾嘗聞封君平居嘗稱范文正公之
義又嘗稱周文襄公之惠孺人與聞焉嘗與給事稱之
夫安於小官固封君盛德而乃志於遠且大者如此有
給事者為之後不亦宜乎予特著之以伺續郡志者

兵部侍郎李公傳

李公貢字惟正別號舫齋太平之蕪湖人其先系出唐西平王晟王孫游刺袁州遂居宜春南唐時有徙吉水谷村者十餘世至子敏始居蕪湖子敏生庭復庭復生永官諸暨訓導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通議公三子長貴次贊字惟誠官至浙江左布政使季為公公生有異質稍長隨通議公在諸暨授經史為文有奇思通議期以遠到嘗舉太原王氏必做之語勵之成化己丑通議卒于官公時年十四奉其喪歸庚

子與惟誠同舉鄉試甲辰同登進士丙午授戶部主事
弘治辛亥陞員外郎浙東大水公奉檄往視之奏蠲其
稅什伍甲寅以內艱服闋改刑部丁巳陞郎中稱良法
官岐王府寮交訟獄久不決公奉勅往聽之卒以平報
辛酉陞山東按察副使有隱屯田者公理出之刻其疆
于石且為差其稅時有貧富適均之頌嘗攝兵備臨清
痛抑浮靡既而分巡遼陽詢得蘭英死故曰哀哉若人
烈矣及張天祥事曰冤哉誰歟白者乃碑其墓曰吾慰

死者且將以激衆也於是大旱或請用巫曰旱以政致用巫何為禱醫巫問山明日大雨居三年代去蹟在巡撫張都御史鴈旌獎疏丙寅陞福建按察使閱訟牒率千百中取數十大者聽之訟遂簡俗以競渡致鬪且殺人公以禮法禁之丁卯入覲道陞山西左布政使公至令郡邑立民膏簿以省妄費痛剔徭役弊時瑾虐方熾查盤使將誣公於法不能而止已已以急缺諸邊巡撫召至京師禍福叵測或勸賄瑾且得美地公不可未幾

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東多事瑾意以
窘公遼人間之曰此吾舊分巡公也吾得父母矣先是
錦義二城以瑾奪屯地故有謀叛者公至親往慰弭之
北敵久為邊患公諭致入貢論功賜白金易服故事巡
撫都御史三品者坐總兵左時總兵都督瑾黨也欲以
氣執越公公坐不變及他不法事公多裁抑都督密噉
瑾瑾用書責公會大同巡撫劾有司稽邊餉瑾謂公嘗
官山西罰米五百石令致仕公即日西還寓通州僧寺

卒罰乃歸於是惟誠亦以忤瑾致仕家居公日相與賦詩飲酒為樂客問時事不對庚午瑾敗詔起公巡撫順天整飭邊備當是時軍民虐於瑾者率起為盜霸賊劉六等聞公至將歸農公將單騎往諭而先事有圍以兵者賊遂格鬪多殺傷公道聞嘆憤不果諭賊自是縱橫四出而霸特殘破公請繕城賑乏分截要害有斬獲必以實奏得脅從者遣之既而官軍有他制者掘賊墓且擒其孥賊突來救圍城三匝公躬督嚴守凡幾晝夜賊

退公自劾求去上慰留之霸黨有出入禁近密通機事
於賊者公廉其尤數人械送京師議皆處斬賊不復北
通州新城居諸倉視舊城卑數尺舊城中通水關弗便
守禦公奏增高新城仍立舊城水關啓閉法廷議遣三
大臣閱實命工部取缺磚兵部撥休卒戶部給日餉而
委重於公公經畫之數月訖功事具少師長沙李公記
古北口以山水為險水溢則城堡壞公度隙地作石牆
百餘丈水却而敵不敢窺事具予所為序銘公所至旌

廉去貪興滯補弊事多不書癸酉三年考績復疏乞歸
上慰留之有才識練達之褒是秋遷兵部右侍郎公所
蒞多與權貴人齟齬命下後有飛語以沮公者或諷公
少事彌縫公不聽再疏得命遂歸歸八年卒公家居謝
客貴客至拜謝于送不至其館以為常先是公祖父母
有贈典公至吉水焚黃于墓且為碑數通紀世德焉與
宗人會叙久而後返小築于野日居其間讀書著文詞
以自適嘗揭白鹿條教于堂俾諸子朝夕觀省公夙有

文名伯仲自為友登第後與海陵儲靜夫同郡汪鼎夫
徐興之吳門楊君謙盱眙陳明之太原喬希大上黨王
應韶及寶數人者以文字相可否公詩雜出唐宋文雅
而豐晚更整嚴有舫齋集若干卷公二子長曰原道補
太學生次原性後惟誠邵某曰子與二李同進士惟誠
在浙為同官予知其意度踈豁有寬厚長者之德惟正
巡遼東予時總漕朝京師方阨於瑾聞惟正亦罹譖既
各免歸及再起予入戶部視漕事北河而惟正巡畿甸

予知其有行邊禦寇之勤申固郊圻之慎先幾制物之明特立不徇物之介及陟卿亞勇退不顧予病間聞而嘉之今則已矣惜哉君子論李氏者謂惟誠近乎誠惟正近乎正予亦云

會通君傳

會通君姓華氏諱燧字文輝無錫人少於經史多涉獵中歲好校閱同異輒為辨證手錄成帙遇老儒先生卽持以質焉或廣坐通衢高誦不輟旣而為銅字板以繼

之曰吾能會而通之矣乃名其所曰會通館人遂以會
通稱或丈之或君之或伯仲之皆曰會通云華自宋原
泉至君之父守方凡若干世由隆亭而鵝湖凡三遷世
有令人而幼武在元季尤以隱節著君於幼武為來孫
性爽朗質直不拘小節事父能服其勞與兄文熙弟文
高相友愛父嬰足疾常寢卧君為室寢西每兄弟侍而
退則誦詩於斯講禮於斯以樂親志父既葬廬於墓側
著治喪切問祭必率諸子齊於宗子初君有世業田若

千頃鄉稱本富後以勛書故不復以經紀為務家故少
落而君漠如也君居之東數里有原田積蕪君倣古井
田制溝洫之疆界之蓋其規且可觀矣會君疾不克就
君三子塤奎璧女亦三歸錢杞鄒德謙鄒秉倫邵某氏
曰吾嘗閱華氏譜始於原泉其稱出宋戴公益譜者實
云凡華皆同出漢有華陀魏有華歆晉有華嶠隋有華
秋當魯襄公時齊則有華周周之後不見於傳蓋微矣
竇以孝著晉齊間於鄉為賢族之稱之其亦必有所自

者會通君上下載籍考求其原著論傳疑不欲為苟從
從不從於華無輕重而其志則然此其故於君大矣予
故舉而論之

容春堂後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後集卷八

明 邵寶 撰

祝文

二首

祭文

四首

建家廟告文

孝玄孫寶敢告寶勉建家廟于正寢東南謹卜八月二十八日上梁是日以新贈官階易書我祖考考二府君神主伺新室奉安敢用告知謹告

家廟成遷主奉安告文

維正德十年歲次乙亥十月甲申朔越二日己酉孝玄
孫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寶謹以特羊庶羞之儀敢昭
告于顯高祖考叔安處士府君顯高祖妣孫氏安人顯
曾祖考存一處士府君顯曾祖妣朱氏安人顯祖考贈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三益府君顯祖妣贈淑
人楊氏顯考贈許州知州加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純和府君曰某徵福于我祖考致位內外二品頃
因遷徙不常祠祀之禮缺然未舉今既定居再涇舊第

乃於正寢東南建家廟四楹如皇朝之典中祀我高曾
祖考四代如小宗之制其間序次儀章參酌古今歸于
禮義卽日新宮考成謹奉神主各安厥位繼自今歲時
月朔以享以薦祖考其時歆之尚饗

祭陸士弘文

某辱君友三十餘年自鄉達於朝易地而無胥數自壯
至於艾易時而無胥愆蓋君之精確有以起吾之惰而
吾之朴直亦有以濟君之偏白鹿之期旣不可副南康

之銜乃執筆以表乎青山之阡烏乎傷哉某也歸養以
來病起居間絃歌朝夕與物周旋凡吾志之未畢于天
下者思古人而我獲憑文章以自宣追念疇昔時用慨
然聞君之葬不能往會薄奠告哀有淚如泉尚饗

祭先師文正公文

正德丙子七月己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致仕西涯先生李公薨於京第越三十有九
日八月戊寅晦門生邵寶聞訃於汪司業器之既為位

寢哭三日又十三日九月甲午謹具辦香束帛遣家人
寧奔奠于几筵之下力疾陳詞跼授寧以致之烏乎哀
哉先生已矣今歲何歲惟先生壽七十寶嘗為辭祝之
願其耄且期以至無疆而不意遽至此也今日何日旦
夕企望復書且至而不意其遽聞此也烏乎哀哉昔在
壬申寶初請養先生難之寶曰寶之情先生所知也古
人以知己進今非知己不能退先生其謂寶何不荅未
幾再請得省視歸先生謂曰汝年尚強或可再至吾老

矣恐不及見耳寶時雖聞此言然自度再見無期悲慘而別既歸復請得侍養之命先生致政後貽寶書曰鄉見孫九峰言國賢行時不欲顯言別去此情此誼亦可與知者道也寶之心先生固知之今果然矣烏乎哀哉先生於天下有默旋弘濟之功有允乎中立之德有大雅振古之言古稱三不朽者先生兼之先生我師而能成我所以生處我所以為食蓋有罔極之恩焉昌黎所謂傳道授業解惑三者先生皆有意於不肖或遠或近

或合或離無非教者而寶未之能承也蓋至于今慚負
方切而先生已矣眇哉我躬旣病而衰耄耆而老及之
誠有如今日者烏乎哀哉昔蘇子瞻祭歐陽子其言曰
上為天下慟下以哭吾私寶於先生亦云雖然寶愚且
遜敢慟而不敢陳重華之詞敢哭而不敢擬尼父之誄
北向長號有淚如水惟先生鑒之

祭司馬東山公文

維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十月己酉朔越七日乙卯戶

部左侍郎侍養前戶部郎中無錫邵某謹寓香帛果脯之奠哭祭于故兵部尚書前戶部左侍郎東山先生劉公曰烏乎哀哉今年之秋月仲二十一日聞公訃于黎典寶越八日聞涯翁訃于汪司成涯翁吾師也公於吾亦有師道焉今皆已矣烏乎哀哉某戊辰別公於湖南於今九年壬申別涯翁於京師於今五年公老不起某母老亦不能起於公於涯翁計皆無可見之日然每一念慮舉措未嘗不馳意於京師於湖南以為公聞之此

必我然也此必我異也或以心興或以心戒而今已矣
烏乎哀哉公生八十年仕者四十餘年始自湖南發解
第一登進士改庶吉士讀中秘書久之慨然欲以事功
自見請就部選居本兵地者十餘年時權貴者薦公為
亞卿公力辭忤其意禍且不測遂自請補外以去遲迴
閩廣浙三藩又數年以治河召為御史中丞為同事者
所忌功成僅轉戶部亞卿又數年請老得予告以去未
幾起鎮兩廣召入為大司馬先帝聖明獨知公於諸卿

間委以腹心將圖更化明良相遇可謂千載一時而宮
車晏駕公請明農歸無幾時內宄外奸合謀構公逮公
於家下之詔獄將置死地甘肅之戍亦陷危矣旣還數
年乃卒惟天惟祖宗所以佑忠賢以存國紀者於是乎
在數年以來凡朝廷有大任使大議論輿論必歸於公
公今已矣烏乎哀哉某識公最晚吾師涯翁公友也某
嘗問公於涯翁翁曰與物無競臨事敢為東山有之及
某侍公謀議而觀其施行大抵務在曲成而不失其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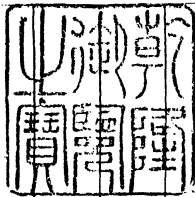
惓惓接引於某疊疊不倦此吾所謂有師道者今則已
矣烏乎哀哉公昔被逮寶以周易筮之遇晉曰康侯用
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當是時蓋未知其占所告也由今
觀之公受知先帝禮遇隆矣雖權奸害之而公之所得
者固無損也免戍復官考終正寢此其兆乎論者曰然
其然乎其不然乎不必論也洞庭漫漫南極蒼梧一雲
萬里公之未卒蓋有懷而不敢言者久矣某東海病人
也西望東山莫知所在寓詞一奠竊附絮酒之義惟公

鑒之尚饗

祭徐東之文

維正德十有二年歲次丁丑六月乙巳朔越十有三日
丁巳戶部左侍郎侍養無錫邵某謹具時羞之奠遣家
人壽致祭于故上高訓導吾友徐君東之之靈曰烏乎
嗟我與君早則相聞晚乃相與義形於詞有贈有處久
要不忘平生之語宦學游從君知己者比病閒居君數
慰予時往歲來五閱寒暑手書繼言今纔月許夫何訃

音遽至吾所江湖淼茫時方暑雨我酌我泉先我芳醕
弔君未能徘徊溪渚尚饗



容春堂後集卷八